



幽灵吉卜赛

丘灵想，你不知道我是谁。虽然摆脱了出身的噩梦，
我仍是一个幽灵，永远像个吉卜赛。

亦舒作品集（第二辑）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亦舒作品集. 第2辑 / (加) 亦舒著. —北京: 中国戏剧出版社, 2001. 12

ISBN 7-104-01461-6

I. 亦... II. 亦... III. 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②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. I71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86984 号

亦舒作品集 (第二辑)

作 者: 亦 舒

责任编辑: 周育英

装帧设计: 飞 林

出版发行: 中国戏剧出版社

(北京海淀区大钟东南村甲 81 号)

联系电话: 010-62127285

印 刷: 番禺官桥彩色印刷厂

开 本: 850×1168 1/32

印 张: 90 字数 180 万字

版 次: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

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-5000 册

书 号: ISBN 7-104-01461-6/I.596

定 价: 147.00 元 (全套 15 册)

(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)

(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与承印厂联系。)

亦舒小传

亦舒，原名倪亦舒，浙江省宁波人，是香港名作家倪匡（卫斯理）之妹，幼时随家人迁居香港，后定居加拿大。十五岁开始在报刊上发表小说，著有长中短篇小说及杂文集一百多部。亦舒自幼受传统道德文化的熏染，青年时期又受过欧风美雨的沐浴，其作品一直盛销不衰，造成了香港出现的“亦舒现象”。她的作品自成一个浪漫别致的感情天地，既轻松有趣，又雅俗共赏。亦舒今日所以能创造“千树万树梨花开”的壮盛景象，除其禀赋外，还因她有丰富的生活底蕴，且视角敏锐，文笔酣畅又具有女人细腻和婉丽的感情，她的小说特点是充满浓厚的时代气息。此惊世佳绩，诚令人激赏。

通过她的作品，读者将会看到全景式的海外色彩斑斓的世界！使广大读者也不亚于与亦舒一次愉悦的会面！

丘灵坐在法庭外的长凳上，紧握双手，大眼睛呆滞地看着足尖，她穿着白衬衫黑短裙，皮鞋是旧的，已经嫌小，感化官王荔婵坐在她身边，伸手按着她肩膀，像是怕她逃跑。

忽然之间，王小姐说：“丘灵，轮到你作证了，记得我教你的一切，最要紧镇定。”

丘灵鼓起勇气站起来，走进法庭，她的双膝发软，她只得慢慢一步步走。

一进法庭，丘灵便看到母亲动也不动坐在法官对面，秀丽的她穿一条灰裙，头发梳理得十分整齐，母女目光接触到，无限依恋，她的嘴唇蠕动一下。

丘灵坐上证人台。

主控丁律师是一个瘦小的中年人，一走近丘灵，她便警惕地看着他，这人獐头鼠目，不怀好意。

“你叫丘灵，今年十二岁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你是被告丘雯岚什么人？”

· 幽灵吉卜赛 ·

“女儿。”

“你跟母亲姓丘，你父亲是谁，为何你不随父姓？”

辩方周律师站起来，“法官大人，问题与本案件无关。”

丁律师冷笑，“重要到极点，可证明丘雯岚对男女关系视作平常。”

法官说：“请小心处理问题。”

丁律师走近丘灵，“你可见过生父？”

丘灵静静答：“没有。”

“你可知道生父是谁？”

“不知。”

法庭内一阵轻微嗡嗡声。

“你母亲时时带异性返家？”

周律师忍无可忍，“法官大人。”

“丁律师，请你小心用辞。”

“丘灵，本年四月五日晚，你听到什么，见到什么？”

周律师抗议：“问题实在太笼统。”

“丘灵，那天发生什么事？”

丘灵轻轻回答：“那天我放学回家，是下午三点半。”

“你用钥匙开了大门，看到什么？”

“一个人倒卧在厨房里。”

“你可认得他？”

丘灵点点头，这时，她的嘴唇已经颤抖。

“他是谁？”

“母亲的朋友谭之恩。”

“谭氏是你母亲的情人吧。”

丘灵瞪着丁律师，“我不知道。”

每个人都可以听得这小小女孩语气中的倔强，丁律师觉得她乌黑大眼珠内似有憧憧鬼影，他暗暗打一个冷颤，继续盘问：“谭氏时时到你家过夜？”

法官这时开口：“丁律师，请检点用辞。”

丁律师问：“丘灵，之后，你做了什么？”

“我打电话报警，警察很快来到。”

“这段时间，你母亲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她在房内。”

“她有没有告诉你，她是凶手？”

“她没有那样说过。”

“但是，你心内确实知道，她是凶手，她年轻的情人另结新欢，她邀请他来见最后一面，然后，用利刃刺死他，可是这样？”

丘灵冷冷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

“丘灵，我们怀疑你目睹凶案发生，为什么你不承认？”

“我什么也没有看到，我回到家里，他已经倒地不起。”

“可是邻居听见男女打斗的声音，并且有小女孩大声叫‘妈妈，妈妈，停手’，何故？”

丘灵苍白小面孔上忽然露出一丝若有若无诡秘到极点的笑意，她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

· 幽灵吉卜赛 ·

丁律师颓然，“你没有说实话。”

周律师挺身而说：“证人只得十二岁，问话应到此为止。”

王小姐领丘灵离开法庭。

丘灵轻轻问：“我可以回家了吗？”

“你家里没有人，况且，房东已申请收回那层公寓，你还是回儿童院暂住吧。”

“我想见母亲。”

“我会替你安排。”

“我想回学校。”

“现在正放暑假，下学期开始，你一定可以重新入学。”

丘灵沉默。

“丘灵，在法庭上，你可有说实话？”

丘灵答：“有。”

“说实话反而可以帮到你母亲，也许，她只是自卫，也许，她逼不得已。”

丘灵又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

王小姐怜悯地看着她：“丘灵，你像一个小大人。”

丘灵微微一笑，“没人照顾，也只得照顾自己。”

“你母亲说她时时喝醉，家中一切，由你收拾打理。”

“家母是个好人。”

王荔婵心里这样想：也只有你一个人会那样

说。

主控官把丘雯岚形容成不负责任，沉迷于种种不良嗜好，行为不检点的女子，因妒成恨，蓄意谋杀情夫，他这样陈辞：“死者身中十二刀，有六处伤痕足以致命，即是说，她杀死他六次之多。”

丘雯岚一声不响。

凶案现场照片，叫陪审团战栗。

那天晚上，回到儿童院，丘灵独自看书。

忽然之间书里的字都跳跃起来，不能再接收，她的双手不住发抖，丘灵只得合上书。

正透不过气来，有两个稍大的女孩子推门进来，挑衅地走近。

“丘灵，交出你的手表。”

丘灵瞪着她们。

“丘灵，你妈杀人，你是罪犯之女，交出手表，加入我们，否则，叫你看。”

丘灵觉得金星乱冒，胸中似有一团火要炸开来，她大叫一声，扑过去揪住那两个女孩往墙壁撞过去，不知从何而来的蛮力叫人吃惊，那两个顽劣的女孩吃不住痛，杀猪似嚎叫，拼力撕打挣扎。

丘灵一下一下掌掴她们，直至手指发痛。

保母冲进来喝止拉开，丘灵也直流鼻血，当晚，她受到单独关禁。

第二天一早，王荔婵来看她。

王小姐似很了解，“她们侮辱你？”

丘灵不出声。

· 幽灵吉卜赛 ·

“不能事事斥诸暴力。”

丘灵懒得回答。

“女童院不想你久留，丘灵，我将送你去领养家庭。”

丘灵抬起眼。

呵，她悲惨命运要开始了，从一个临时的家去到另一个临时的家，受尽凌辱欺侮。

“丘灵，每个领养家庭我们都详细调查过，都是正当人家，他们会善待你。”

丘灵不出声。

“你与你母亲都不爱说话，事事放心中，反应激烈。”

丘灵问：“她几时宣判？”

“明日。”

丘灵用手掩脸。

“丘灵，你有个心理准备也好，估计会判她误杀，约六年到八年监禁。”

丘灵仍然不发一言。

“这是一宗情欲罪案，她不会对别人造成危险，或可获轻判。”

丘灵放下双手，到底忍不住，她哭了起来。

王小姐任由她流泪，哭泣可以舒缓这小女孩心底的痛苦及焦虑。

做社会工作久了，看到遭遇不幸的妇孺太多，她们的怨郁似乎传达到王荔婵身上，令她有无限感慨。

她答应丘灵，也答应自己：“我会替你找到适合的领养家庭。”

那天晚上，没有月亮，整间大房内漆黑，伸手不见五指，丘灵忽然惊醒，她听到邻床有叹息声。

她压低声音问：“谁？”

没有回应。

过一会儿，丘灵轻轻问：“你是新来的？”因为今晨，邻床还是空的。

对方仍然不出声。

丘灵苦笑，她用双臂枕着头部，忽然倾诉起来：“振作点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，看我，谁还会比我更惨，家母是杀人犯，明日判刑，我将无家可归。”

黑暗中彼此看不见颜面，比较容易说话。

邻床嗯地一声。

丘灵说：“我叫丘灵，十二岁，你呢？”

对方轻轻说：“你好。”

丘灵不介意她不愿说出名字，也长叹一声，“想到明日，我也害怕，最好永远不要天亮。”

那女孩轻轻转一个身。

丘灵好奇，“你为什么在这里？”

“我？”那声音淡淡，有点不相干，“我未婚产子，被送到这里。”

“啊，孩子呢？”

“还在医院里抢救。”

“你父母可原谅你？”

那声音更加冷漠，“我父亲正是经手人，他已被警方拘捕，我母亲是串谋，亦被起诉。”

丘灵混身寒毛竖了起来。

这个时候，有人气忿地说：“喂，三更半夜聊天谈心，人家还睡不睡？”

丘灵只得闭上双眼噤声。

渐渐，她又朦胧地睡着，醒来时，已看到阳光，她急忙自小床上跳起来，想看清楚邻床那受害人的样子，可是，邻床空空，被褥折叠整齐，她已经走了。

所有不幸的人都像幽灵一样，悄悄的来，悄悄地消失，丘灵不知她的名字，也不认得她的容貌。

这时，王小姐进来了，“咦，你尚未梳洗？”

她替丘灵带来一套干净衣服。

丘灵跟着王小姐到法庭，她抬头一看，更加觉得天花板好似天空那样高，叫她打冷颤。

她看到母亲，细小苍白的脸像一个面具，若除下面具，恐怕血肉模糊，五官都被削清。

法官问：“陪审团得到结论没有？”

陪审员代表传一张字条给法官。

丘灵默默地看着法官的一双手。

他轻轻打开字条宣读：“被告谋杀罪名成立，被判终身监禁，廿年内不准保释。”

丘灵呆住。

法庭内有人欢呼，那是受害者的家人。

丘灵茫然问王小姐：“不是说会判误杀吗？”

王小姐与周律师谈了几句，气急败坏地说：“我误会了，主控官深信丘雯岚早有预谋，详细计划杀人。”

丘灵耳畔嗡嗡作响，想走近母亲，即使是相拥痛哭也好，谁知丘雯岚忽然转过身子，不愿再面对女儿。

丘灵手足无措地站在一角，幸亏王小姐一手拉住了她，丘灵眼看母亲被制服人员带走。

“别怕，”王小姐不住安慰：“别怕。”

法庭里人群渐渐散去，各管各去忙那一天其余的事，只剩小丘灵一个人，走也走不动。

她觉得人生就此终结了。

“丘灵，我们先回去。”

她傻傻的抬起头，“去哪里？”

王小姐叹口气。

“待母亲获得保释，我已经三十二岁。”

王小姐低下头。

“我等于是个孤儿了。”

王小姐忽然坚决地说：“即使是孤儿，也得自爱自强地生活下去。”

丘灵不出声。

过一会儿，丘灵轻轻说：“有些母亲，跳楼的时候把子女绑在身上一同往下跃，也是因为免他们吃苦吧。”

王小姐紧紧拥抱她，见惯世面的她不禁落下眼泪。

那天下午，回到女童院，丘灵出奇地沉默，坐在床沿，打量这个已经住了三个月的地方。

每个女孩有一张小床，以及一个放少许杂物的铁柜，此外，一切公用，人人如过客。

惨案发生之前，丘灵与母亲住在一间老式没有电梯的公寓内，地方虽旧，却十分通爽，母亲不擅理家，丘灵自从懂事以来就知道她没有父亲。

其他孩子们总拿这个来刺激她：“你没爸爸？”家长们会很关心地趋近丘灵，“你可挂念父亲？”从侮辱伤害一个小孩，得到莫大快慰。

丘灵早已习惯。

母亲时时喝醉，男朋友也多，老有人上门来找她，可是，她对女儿十分痛惜，一直找人替她补习功课，带她旅行，为她置漂亮衣裳。

母女俩相依为命，直至那致命的一晚。

在法庭上，丘灵没有说谎，可是，她也没有说出实话。

丘灵知道母亲与谭之恩来往已超过一年，最近，也不再瞒住丘灵。

母亲曾经闲闲问：“丘灵，妈妈再结婚你可赞成？”

丘灵自功课本子抬起头，“同谁结婚？”

“谭之恩。”

“他比你年轻。”

“咄，才三五岁，怕什么。”

“他愿意结婚吗？”

“什么叫愿意？”丘雯岚悻悻然，“你这小小乌鸦嘴说些什么。”

丘灵觉得他不似甘心受家庭束缚的人，他还未学会生活中最基本两件事：早睡，早起。

“结了婚，他会送你上学放学，假期，陪你去海洋馆。”

丘灵笑了，她从未想过环境会有那样好，母亲比她还要天真。

她给他钱花，到这个时候，丘灵才知道，生父离开她们的时候，曾经留下一小笔现金，现在，都花得差不多了。

一日放学，随同学去图书馆，经过戏院门口，看到谭之恩。

那是因为他身上触目的大花衬衫，这件衣服谭之恩穿过一两次，丘灵从不知道男人可以穿得那样花俏，而且，居然不难看。

她不想与他打招呼，因此闪在一旁，然后，丘灵看到他身边有人。

是一个梳马尾的年轻女子，廿多岁，打扮妖娆，一件小小上衣既遮不住腰又掩不住胸，配三个骨裤子以及一双鲜红色漆皮高跟拖鞋，作这种打扮的怎会是善男信女。

她搂着他的腰，他们跳进一辆红色跑车疾驶离去。

丘灵面色转为煞白。

同学找到她，诧异地说：“你怎么在这里，还

以为你走失了，快过来。”

奇是奇在那天丘灵自图书馆回家，谭之恩已经坐在客厅剥花生吃，他换了白衬衫，看上去更加漂亮，他朝丘灵笑。

他这样两边跑，累还是不累？

回忆到这里，有人打断丘灵的思绪。

是与她打过架的那两个女孩子，正在门口张望，丘灵朝她们招手。

她俩踌躇，丘灵再三保证再生事，“请过来。”

丘灵把手表脱下，递给她们，“给你。”

那两个女孩疑惑地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丘灵很平和地回答：“我将去领养家庭，不知是个什么样的地方，遇着些什么样的人，大概什么都保不住，你们不抢，也会有人抢，我已经看开。”

那两个大女孩不禁沉默，其中一人伸手接过那只小小塑胶表。

丘灵笑了，“顾得住性命已经很好，一只手表算什么。”

那两个女孩已有十四五岁，自然听得懂这话。

丘灵问：“你俩是姐妹？”

她们摇摇头，“但现在是了。”

很少有人愿意领养年纪那样大的孤儿，不知她们有什么打算。

她俩自我介绍：“我叫唐佩兰，她是罗雪华。”

丘灵朝她们点点头。

她躺到小床上，闭上眼睛。

无论在什么地方，黑暗中，老是怕有人来袭击，总是非常醒觉，像一头野兽多过一个人。

那日，她不理睬谭之恩，回到房间去做功课，忽然觉得颈后有人喷气，猛地回头，原来他就站在她身后，她像见到蛇蝎似跳起来。

“咦，别怕别怕。”

丘灵扬声，“妈妈，妈妈。”

谭之恩举起双手退到门外，“她打牌还没回来，丘灵，我无恶意。”

丘灵见他退后，稍微安心，“她不在，你来干什么？”

“我来找你。”

“我？”丘灵瞪住他。

“是，刚才在戏院门口，你可是看见安娜与我？”

丘灵避无可避，只得答是。

谭之恩沉默一会儿，“你可是打算告发我？”

屋内只有两个人，丘灵不敢激怒他，只是不出声。

谭之恩说：“其实，我想向她说明已有一段日子，只是不知怎样开口，由你来披露，倒也是好办法。”

丘灵意外。

“你还小，不明白男女之间的关系，”谭之恩笑笑，“你不喜欢我，是因为我用你母亲的钱，而且，

对她不忠。”

丘灵骇笑，这个男人，倒是坦白。

“可是，这本是一项交易，她十分明白需要付出什么，又会得到什么，你不必担心。”

丘灵冲口而出：“你们不打算结婚？”

“结婚？”他像是听到世界上最奇怪的两个字一样，“不不不，我将到日本发展，那边有人请我过去做模特儿，日内我将启程去发展事业。”

丘灵张大了嘴。

“你还是做功课吧，由我自己来同她说。”

这时，丘雯岚回来了，看见他俩在说话，且脸色沉重，不禁奇问：“咦，商量些什么？”

谭之恩答：“我的确有话同你讲。”

他把女友拉到一角，朝她摊牌。

丘灵记得母亲先是不住央求，愿意付出更高代价，留住这个年轻人，继而摔东西、痛哭，可是一切无效。

丘灵觉得母亲的尊严荡然无存，并且诧异一个人怎么可以去到这个地步，据说，上了毒瘾之后，也会变成这样。

只听得谭之恩说：“你也希望我事业有成，将来见面，还是朋友。”

他走了。

丘灵如放下心头千斤重石，睡得不知多香甜。

“丘灵，丘灵。”

王小姐来了，丘灵被唤回现实世界。